

國醫學院講義教材

——婦科合訂冊——

(壹 卷)



(13)

新國醫講義教材 婦科

白帶下一

夫帶下俱是濕證，而以帶名者，因帶脈不能約束，而有此病，故以名之，蓋帶脈通於任督，任督病而帶脈始病，帶脈者，所以約束胞胎之系也，帶脈無力，則難以提繫，必然胞胎不固，故曰帶弱則胎易墜，帶傷則胎不牢，然而帶脈之傷，非獨跌閃挫氣已也，或行房而放縱，或飲酒而顛狂，雖無疼痛之苦，而有暗耗之害，則氣不能化經水，反變爲帶病矣，故帶病者，惟尼僧寡婦出嫁之女多有之，而在室之女則少也，況加以脾氣之虛，肝氣之鬱，溼氣之侵，熱氣之逼，安得不成帶下之病哉，故婦人有終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甚則臭穢者所謂白帶也，夫白帶乃濕盛而火衰，肝鬱而氣弱，則脾氣受傷濕土之氣下陷，是以脾精不守，不能化榮血以爲經水，反變爲白滑之物，由陰門直下，欲自禁而不可得也，治法宜大補脾胃之氣，稍佐以舒肝之品，使風木不閉塞於地中，則地氣自升於天上，脾氣健而濕氣消，自無白帶之患矣，方用浣帶湯 白朮一兩土炒山藥一兩炒人參二錢白芍五錢酒炒車子前三錢酒炒蒼朮三錢製甘草一錢陳皮五分黑芥穗



五分柴胡六分水煎服二劑輕，四劑止，六劑則白帶全愈。此方脾胃肝三經同治之法，寓補於散之中，寄消於升之內，開提肝木之氣，則肝血不燥，何至下剋脾土，補益脾土之元，則脾氣不濕，何難分消水氣。至於補脾，而兼以補胃者，由裏以及表也，脾非胃氣之強，則脾之弱不能旺，是補胃正所以脾補耳。

青帶下一

婦人有帶下而色青者，甚則綠如綠豆汁，稠粘不斷，其氣腥臭，所謂青帶也。夫青帶乃肝經之濕熱，肝屬木，木色屬青，帶下流如綠豆汁，明明是肝木之病矣。但肝木最喜水潤，濕亦水之積，似濕非肝木之所惡，何以竟成青帶之證，不知水爲肝木之所喜，而濕實肝木之所惡，以濕爲土之氣故也，以所惡者，合之所喜，必有違者矣。肝之性既違，則肝之氣必逆，氣欲上升，而濕欲下降，兩相牽掣，以停住於中焦之間，而走於帶脈，遂從陰器而出，其色青綠者，正以其乘肝木之氣化也，逆輕者熱必輕而色青，逆重者熱必重而色綠，似乎治青易，而治綠難，然而均無所難也，解肝木之火利膀胱之水，則青綠之帶病均去矣。方用加減逍遙散，茯苓五錢白芍五錢酒炒甘草五錢生用紫胡一錢陳皮一錢茵陳三錢梔子三錢炒水煎服二劑而色淡，四劑而青綠之帶絕，不必過劑矣。夫逍遙散之立法也，乃解

肝鬱之藥耳，何以治青帶若斯其神與，蓋溼熱留於肝經，因肝氣之鬱也，鬱則必逆，逍遙散，最能解肝之鬱，與逆鬱逆之氣既解，則濕熱難留，而又益之以茵陳之利溼，梔子之清熱，肝氣得清，而青綠之帶，又何自來，此方之所以奇而效捷也，倘僅以利溼清熱治青帶，而置肝氣於不問，安有止帶之日哉。

黃帶下三

婦人有帶下而色黃者，宛如黃茶濃汁，其氣腥穢，所謂黃帶是也，夫黃帶乃任脈之溼熱也，任脈本不能容水濕，氣安得而入，而化爲黃帶乎，不知帶脈橫生通於任脈，任脈直上，走有唇齒，唇齒之間，原有不斷之泉下，貫於任脈以化精，使任脈無熱氣之繞，則口中之津液盡化爲精，以入於腎矣，惟有熱邪存於下焦之間，則津液不能化精，而反化濕也，夫濕者土之氣，實水之侵熱者，火之氣實木之生，水色本黑，火色本紅，今濕與熱合欲化紅，而不能欲返黑，而不得煎熬成汁，因變爲黃色矣，此乃不從水火之化，而從溼化也，所以世之人有以黃帶爲脾之濕熱，單去治脾而不能痊者，是不知真水真火合成丹邪，元邪繞於任脈胞胎之間，而化此黃色也，單治脾何能痊乎，法宜補任脈之虛，而清腎火之炎，則庶幾矣，方用易黃湯，山藥一兩炒芡實一兩炒黃柏一錢鹽水炒車前子一兩酒炒白果十

枚碎水煎連服四劑無不全愈，此不獨治黃帶方也，凡有帶病者，均可治之，而治帶之黃者，功更奇也，蓋山藥芡實專補任脈之虛，又能利水，加白果引入任脈之中，更爲便捷，所以奏功之速也，至於用黃柏清腎中之火也，腎與任脈相通以相濟，解腎中之火，即解任脈之熱矣。

黑帶下四

婦人有帶下而色黑者，甚則如黑豆汁，其氣亦腥，所謂黑帶也，夫黑帶者，乃火熱之極也，或疑火色本紅，何以成黑，謂爲下寒之極或有之，殊不知火極似水，乃假象也，其證必腹中疼痛，小便時如刀刺，陰門必發腫，面色必發紅，日久必黃瘦，飲食必兼人口中必熱渴，飲以涼水，稍覺寬快，此胃火太旺，與命門膀胱三焦之火合而熬煎，所以熬乾，而變成炭色，斷是火熱之極之變，而非稍有寒氣也，此等之證，不至發狂者，全賴腎水與肺金無病，其生生不息之氣，潤心濟胃以救之耳，所以但成黑帶之證，是火結於下，而不炎於上也，治法惟以洩火爲主，火熱退而濕自除矣，方用利火湯，大黃三錢白朮五錢土炒茯苓三錢車前子三錢酒炒黃連三錢梔子三錢炒知母二錢王不留行三錢石膏五錢生劉寄奴三錢水煎服一劑，小便疼止而通利，二劑黑帶變爲白，三劑白亦少減，再三劑全愈矣，或

謂此方過於迅利，殊不知火盛之時，用不得依違之法，譬如救火之焚，而少爲遲緩，則火勢延燃不盡不止，今用黃連石膏梔子知母一派寒涼之品，入於大黃之中，則迅速掃除，而又得王不留行與劉寄奴之利濕甚急，則濕與熱俱無停住之機，佐白朮以輔土，茯苓以滲濕，車前以利水，則火退水進，便成既濟之象矣。

赤帶下五

婦人有帶下面色赤者，似血非血，淋瀝不斷，所謂赤帶也，夫赤帶亦濕病，濕是土之氣，宜見黃白之色，今不見黃白，而見赤者火熱故也，火色赤故帶下亦赤耳，惟是帶脈繫於腰臍之間，近乎至陰之地，不宜有火，而今見火證，豈其路通於命門，而命門之火出而燒之耶，不知帶脈通於腎，而腎氣通於肝，婦人憂思傷脾，又加鬱怒傷肝，於是肝經之鬱火內熾，下剋脾土，脾土不能運化，致濕熱之氣蘊於帶脈之間，而肝不藏血，亦滲於帶脈之內，皆由脾氣受傷運化無力，濕熱之氣，隨氣下陷，同血俱下，所以似血非血之形象現於其色也，其實血與濕不能兩分，世人以赤帶屬之心火，誤矣，治法須清肝火，而扶脾氣，則庶幾可愈，方用清肝止淋湯，白芍一兩醋炒當歸一兩酒炒生地五錢酒炒阿膠三錢白麵炒粉丹皮三錢黃柏二錢牛膝二錢香附一錢酒炒紅棗十個小黑豆一兩水煎服一劑少止，二劑

又少止四劑全愈，十劑不再發，此方但主補肝之血，全不利脾之濕者，以赤帶之爲病，火重而濕輕也，夫火之所以旺者，由於血之衰，補血即足以制火，且水與血合而成赤帶之證，竟不能辨其是濕非濕，則濕亦盡化而爲血矣，所以治血則濕亦除，又何必利濕之多事哉，此方之妙，妙在純於治血，少加清火之味，故奏功獨奇，倘一利其濕，反引火下行轉難遽效矣，或問曰，先生前言助其脾土之氣，今但補其肝木之血何也，不知用芍藥以平肝，則肝氣得舒，肝氣舒，自不剋土，脾不受剋，則脾土自旺，是平肝，正所以扶脾耳，又何必加人參白朮之品以致累事哉。

血崩昏暗六

婦人有一時血崩，兩目黑暗，昏暈在地，不省人事者，人莫不謂火盛動血也，然此火非實火，乃虛火耳，世人一見血崩，往往用止澀之品，雖亦能取效於一時，但不用補陰之藥，則虛火易於沖擊，恐隨止隨發，以致經年累月，不能全愈者有之，是止崩之藥，不可獨用，必須於補陰之中，行止崩之法，方用固本止崩湯，大熟地一兩九蒸白朮土炒焦一兩黃耆三錢生用當歸五錢酒洗人參三錢黑薑二錢水煎服一劑崩止，十劑不再發，倘畏藥味之重而減半，則力薄而不能止，方妙在全

不去止血，而惟補血，又不止補血，而更補氣，非惟補氣而更補火，蓋血崩而至於黑暗昏暈則血已盡去，僅存一線之氣，以爲護持，若不急補其氣以生血，而先補其血而遺氣，則有形之血，恐不能遽生，而無形之氣，必且至盡散，此所以不先補血而先補氣也，然單補氣則血不易生，單補血而不補火，則血又必凝滯，而不能隨氣而速生，況黑薑引血歸經，是補中又有收斂之妙，所以同補氣補血之藥並用之耳。

年老血崩七

婦人有年老血崩者，其證亦與前血崩昏暗者同，人以爲老婦之虛耳，誰知是不慎房幃之故耳，夫婦人至五十歲之外，天癸匱乏，原宜閉關守塞，不宜出陣戰爭，苟或適興，不過草草了事，尙不至腎火大動，尙與酣浪戰，亦如少年之好合，鮮不血室大開，崩決而墜矣，方用加減當歸補血湯，當歸一兩酒洗黃耆一兩生用三七根末三錢桑葉十四片水煎服二劑而血少止，四劑不再發，然必須斷慾始除根，若再犯色慾未有不重病者也，夫補血湯，乃氣血兩補之神劑，三七根乃止血之聖藥，加入桑葉者，所以滋腎之陰，又有收斂之妙耳，但老婦陰精既虧，用此方以止其暫時之漏，實有奇功，而不可責其永遠之續者，以補精之味尙少也，服此

四劑後、再增入 白朮五錢熟地二兩山藥四錢麥冬三錢北五味一錢 再多服，則崩漏之根可盡除矣。

少婦血崩八

有少婦甫娠三月，即便血崩，而胎亦隨墮，人以爲挫閃受傷而致，誰知是行房不慎之過哉，夫少婦行房亦事之常耳，何便血崩，蓋因元氣衰弱，事難兩顧，一經行房洩精，則妊娠無所依養，遂致崩而且墮，凡婦人之氣衰，卽不耐久戰，若貪歡久戰，則必洩精大甚，氣每不能攝夫血矣，況氣弱而又娠，再加以久戰，內外之氣皆動，而血又何能固哉，其崩而墮也，亦無怪其然也，治法自當以補氣爲主，而少佐以補血品，斯爲得之，方用固氣湯，人參五錢白朮五錢土炒大熟地五錢九蒸當歸三錢酒洗白茯苓二錢甘草一錢杜仲三錢炒黑山萸肉二錢蒸遠志一錢去心五味子十粒炒水煎服 一劑而血止，連服十劑全愈，此方固氣而兼補血，已去之血，可以復生，將脫之血，可以盡攝，凡氣虛而崩漏者，此方最可通治，非僅治小產之崩，其最妙者，不去止血，而止血之味已含於補氣中也。

交感出血九

婦人有一交合則流血不止者，雖不至於血崩之甚，而終年累月不得愈，未免氣血

兩傷，久則恐有血枯經閉之憂，此等之病，成於經水正來之時，貪歡交合，精冲血管也，夫精冲血管，不過一時之傷，精出宜愈，何以久而流紅，不知血管最嬌嫩，斷不可以精傷，凡婦人受孕，必於血管已淨之時，方保無虞，倘經水正旺，彼欲湧出，而精射之，則欲出之血，反退縮而人，既不能受精而成胎，勢必至集精而化血，交感之際，淫氣觸動其舊日之精，則兩相感召，舊精欲出，而血亦隨之而出，治法須通其胞胎之氣，引舊日之集精外出而益之，以補氣補精之藥，則血管之傷，可以補完矣，方用引精止血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土炒茯苓三錢去皮熟地一兩九蒸芥穗三錢黑薑一錢黃柏五分山萸肉五錢蒸車前子五錢酒炒水煎連服四劑愈，十劑不再發，此方用參朮以補氣，用地萸以補精，精氣既旺，則血管流通，加入茯苓車前以利水與竅，水利則血管亦利，又加黃柏爲引直入血管之中，而引夙精出於血管之外，芥穗引敗血出於血管之內，黑薑以止血管之口，一方之中，實有調停曲折之妙，故能祛舊病，而除沉疴，然必須慎房幃三月，破者始不至重傷，而補者始不至重損，否則不過取目前之效耳，其慎之哉，宜寡慾。

鬱結血崩十

婦人有懷抱甚鬱，口乾古渴，嘔吐吞酸，而血下崩者，人皆以火治之，時而效，時而不效，其故何也，是不識爲肝氣之鬱結也，夫肝主藏血，氣結而血亦結，何以反至崩漏，蓋肝之性急，氣急則其急更甚，更甚則血不能藏，故崩不免也，治法宜以開鬱爲主，若徒開其鬱，而不至平肝，則肝氣大開，肝火更熾，而血亦不能止矣，方用平肝開鬱止血湯，白芍一兩醋炒白朮一兩土炒當歸一兩酒洗丹皮三錢生地三錢酒炒甘草二錢三七根三錢研末黑芥穗二錢柴胡一錢永煎服一劑嘔吐止，二劑乾渴除，四劑血崩愈，方中妙在白芍之平肝，柴胡之開鬱，白朮利腰臍，則血無積住之虞，荆芥通經絡，則血有歸還之樂，丹皮又清骨髓之熱，生地復清臟腑之炎，當歸三七於補血之中，以行止血之法，自然鬱結散而血崩止矣。

閃跌血崩十一

婦人有升高墜落，或閃挫受傷，以致惡血下流，有如血崩之狀者，若以崩治，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蓋此證之狀，必手按之而疼痛，久之則面色痿黃，形容枯槁，乃是瘀血作祟，並非血崩可比，倘不知解瘀，而用補澀，則瘀血內攻，疼無止時，反致新血不得生，舊血無由化，死不能悟，豈不可傷哉，治法須行血以去瘀，活血以止瘀，則血自止而愈矣，方用逐瘀止血湯，生地一兩酒炒大黃三錢

赤芍三錢 丹皮一錢 枳殼五錢 炒當歸尾五錢 龜板三錢 醋炙桃仁十粒 泡炒研水煎服 一劑疼輕，二劑疼止，三劑血亦全止，不必再服矣。此方之妙，妙於活血之中，佐以下滯之品，故逐瘀如掃，而止血如神，或疑跌閃升墜，是由外而傷內，雖不比內傷之重，而既已血崩，則內之所傷，亦不爲輕，何以只治其瘀，而不顧氣也，殊不知升墜跌閃，非由內傷以及外傷者可比，蓋本實不虛，撥去其標病可耳，故曰急則治其標。

血海太熱血崩十二

婦人有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一如血崩，人以爲胞胎有傷傷之，以動其血也，誰知是子宮血海因太熱而不固乎，夫子宮即在胞胎之下，而血海又在胞胎之上，血海者衝脈也，衝脈太寒，而血即虧，衝脈太熱，而血即沸，血崩之爲病，正衝脈之太熱也，然既由衝脈之熱，則應常崩而無有止時，何以行人道而始來，果與肝木無恙耶，夫脾健則能攝血，肝平則能藏血，人未入房之時，君相二火寂然不動，雖衝脈獨熱，而血亦不至外馳，及有人道之感，則子宮大開，君相火動以熱招熱，同氣相求翕然齊動，以鼓其精房血海泛濫，有不能止遏之勢，肝欲藏之而不能，脾欲攝之而不得，故經水隨交感而至，若有聲應之捷，是惟火之爲病也，治法

必須滋陰降火，以清血海而和子宮，則終身之病可半載而除矣，然必絕慾三月而後可，方用清海丸，大熟地一斤九蒸山萸十兩蒸山藥十兩炒麥冬肉十兩北五味二兩炒丹皮十兩白朮一斤土炒白芍一斤酒炒地皮骨十兩龍骨二兩元參一斤乾桑葉一斤沙參 石斛各十兩 右十四味各爲細末合一處煉蜜丸桐子大，早晚每服五錢，白滾水送下，半載全愈，此方補陰而無浮動之慮，縮血而無寒涼之苦，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潛移默奪子宮清涼，而血海自固，倘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徒以髮灰白礬黃連炭五倍子等藥末，以外治其幽隱之處，尤恐愈澀而愈流，終必至於敗亡也，可不慎與。

調經經水先期十三

婦人有先期經來者，其經甚多，人以爲血熱之極也，誰知是腎中水火太旺乎，夫火太旺則血熱，水太旺則血多，此有餘之病，非不足之證也，似宜不藥有喜，但過於有餘，則子宮太熱，亦難受孕，更恐有燥乾男精之慮，過者損之，謂非既濟之道乎，然而火不可任其有餘，而水斷不可使之不足，治之法但少清其熱，不必洩其水也，方用清經散，丹皮三錢地骨皮五錢白芍三錢酒炒大熟地三錢九蒸青蒿二錢白茯苓一錢黃柏五分鹽水浸炒水煎服 二劑而火自平，此方雖是清火之品

，然仍是滋水之味，火洩而水不與俱洩，損而益也。

又有先期經來只一二點者，人以爲血熱之極也，誰知腎中火旺而陰水虧乎，夫同是先期之來，何以分虛實之異，蓋婦人之經最難調，苟不分別細微，用藥鮮克有效，先期者火氣之冲，多寡者水氣之驗，故先期而來多者，火熱而水有餘也，先期而來少者，火熱而水不足也，倘一見先期之來，俱以爲有餘之熱，但洩火而不補水，或水火兩洩之，有不更增其病者乎，治之法，不必洩火，只專補水，水既足而火自消矣，亦既濟之道也，方用兩地湯，大生地一兩酒炒元參一兩白芍藥五錢酒炒麥冬肉五錢地骨皮阿膠各三錢水煎服，四劑而經調矣，此方之川地骨皮生地，能清骨中之熱，骨中之熱，由於腎經之熱，清其骨髓，則腎氣自清，而又損傷胃氣，此治之巧也，况所用諸藥，又純是補水之味，水盛而火自平，理也，此條與上條參觀，斷無誤治先期之病矣。

經水後期十四

婦人有經水後期而來多者，以爲血虛之病也，誰知非血虛乎，蓋後期之多少，實有不同，不可執一而論，蓋後期而來少，血寒而不足，後期而來多，血寒而有餘，夫經本於腎，而其流五臟六腑之血皆歸之，故經來而諸經之血盡來附益，以經

水行而門啓不違迅闕，諸經之血乘其隙而皆出也，但血既出矣，則成不足，治法宜於補中溫散之，不得曰，後期者俱不足也，方用溫經攝血湯，大熟地一兩九蒸白芍一兩酒蒸川芎五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五味子三分柴胡五分肉桂五分去粗皮研續斷一錢水煎服 三劑而經調矣，此方大補肝腎脾之精與血，加肉桂以祛其寒，柴胡以解其鬱，是補中有散，而散不耗氣，補中有洩，而洩不損陰，所以補之有益，而溫之收功，此調經之妙藥，而攝血之仙丹也 凡經來後期者俱可用，倘元氣不足，加人參一二錢亦可

經水先後無定期十五

婦人有經水斷續，或前或後無定期，人以爲氣血之虛也，誰知是肝氣之鬱結乎，夫經水出諸腎，而肝爲腎之子，肝鬱則腎亦鬱矣，腎鬱而氣必不宣，前後之或斷或續，正腎之或通或閉耳，或曰肝氣鬱而腎氣不應，未必至於如此，殊不知子母關切，子病而母必有顧復之情，肝鬱而腎不無繼繼之誼，肝氣之或開或閉，即腎氣之或去或留，相因而致，又何疑焉，治法宜舒肝之鬱，即開腎之鬱也，肝腎之鬱既開，而經水自有一定之期矣，方用定經湯，免絲子一兩酒炒白芍一兩酒炒當歸一兩酒洗大熟地五錢九蒸白茯苓三錢山藥五錢炒荆芥穗二錢炒黑柴胡五分水煎服 二劑

而經水淨，四劑而經期定矣，此方舒肝腎之氣，非通經之藥也，補肝腎之精，非利水之品也，肝腎之氣舒而精通，肝腎之精旺而水利，不治之治，正妙於治也。

經水數月一行十六

婦人有數月一行經者，每以爲常，亦無或先或後之異，亦無或多或少之殊，人莫不以爲異，而不知非異也，蓋無病之人，血氣兩不虧損耳，夫血氣既不虧損，何以數月而一行經也，婦人之中，亦有生理變態者，經水必一季一行，蓋以季爲數，而不以月爲盈虛也，無如世人不知，見經水不應月來，誤認爲病，妄用藥餌，本無病而治之成病，是治反不如其不治也，特爲闡揚，使世人見此等行經，不必妄行治療，萬勿疑爲氣血之不足，而輕一試也，雖然生理變態之婦人，世固不少，而嗜慾損天之人，亦復甚多，又不可不立一療救之方以輔之，方名助經丹，白茯苓 陳皮各五錢 白朮三錢 土炒白芍三錢 酒炒兔絲子二錢 酒炒山藥三錢 炒杜仲一錢 炒黑甘草一錢 河水煎服 四劑而仍如其舊，不可再服也，此方平補之中實有妙理，健脾益腎而不滯散，鬱清痰而不洩，不損天然之氣血，便是調經之大法，何得用他藥以冀通經哉。

年老經水復行十七

婦人有年五十外，或六七十歲，忽然行經者，或下紫血塊，或如紅血淋，人或謂老婦行經，是還少之象，誰知是血崩之漸乎，夫婦人至七七之外，天癸已竭，又不服濟陰之藥，如何能精滿化經一如少婦，然經不宜行而行者，乃肝不藏脾不統之故也，非精過洩，而動命門之火，即氣鬱甚而發龍雷之炎，二火交發而血乃奔矣，有似行經，而實非經也，此等之證，非大補肝脾之氣與血，而血安能驟止，方用安老湯，人參一兩黃耆一兩生用大熟地一兩九蒸白朮五錢土炒當歸五錢酒洗山萸五錢蒸阿膠一錢蛤粉炒黑芥穗甘草各一錢香附五分酒炒木耳炭一錢水煎服一劑減，二劑尤減，四劑全減，十劑愈，此方補益肝脾之氣，氣足自能生血，而攝血尤妙，大補腎水，水足而肝氣自舒，肝舒而脾自得，養肝藏之，而脾統之，又安有洩漏者，又何慮其血崩哉。

經水忽來忽斷時疼時止十八

婦人有經來忽斷，時疼時止，寒熱往來者，人以爲血之凝也，誰知是肝氣不舒乎，夫肝屬木而藏血，最惡風寒，婦人當行經之際，腠理大開，適逢風之吹寒之襲，則肝氣爲之閉塞，而經水之道路，亦隨之而俱閉，由是脈理經絡，各皆不宣，而寒熱之作，由是而起，其氣行於陽分則生熱，其氣行於陰分則生寒，然此猶感

之輕者也，倘外感之風寒更甚，則內應之熱氣益深，往往有熱入血室而變爲如狂之證，一似遇邪之狀者，若但往來寒熱，是風寒未甚，而熱未深耳，治法宜補肝中之血，通其鬱而散其風，則病隨手而效，所謂治風先治血，血和風自滅，此其一也，方用加味四物湯，大熟地一兩九蒸白芍五錢酒炒當歸五錢酒炒川芎二錢酒洗白朮二錢土炒粉丹皮三錢元胡一錢酒炒甘草柴胡各一錢水煎服此方用四物，以滋脾胃之陰血，用柴胡白芍丹皮以宣肝經之風鬱，用甘草白朮元胡之利腰膈而和復疼，入於表裏之間，通乎經絡之內，用之得宜，自奏功如響也。

經水未來腹先疼十九

婦人有經前腹疼，數日而後經水行者，其經來多是紫黑塊，人以爲寒極而然也，誰知是熱極而火不化乎，夫肝屬木，其中有火舒則通暢，鬱則不揚，經欲行而肝不應，則抑拂其氣而疼生，然經滿則不能內藏，而肝中之鬱火焚燒，內逼經出則其火亦因之而怒，洩其紫黑者，水火兩戰之象也，其成塊者，火煎成形之狀也，經失其爲經者，正鬱火內奪其權耳，治法似宜大洩肝中之火，然洩肝之火，而不解肝之鬱，則熱之標可去，而熱之本未除也，其何能益方用宣鬱通經湯，白芍五錢酒炒當歸五錢酒洗丹皮五錢山梔子三錢炒白芥子二錢炒研柴胡一錢香附一錢酒炒川

鬱金一錢醋炒甘草一錢 水煎連服四劑，下月斷不腹先疼而後行經矣，此方補肝之血，而解肝之鬱，利肝之氣，而降肝之火，所以奏功之速。

行經後少腹疼痛二十

婦人有少腹疼於行經之後者，人以爲氣血之虛也，誰知是腎氣之涸乎，夫經水者，乃天一之眞水也，滿則溢而虛則閉，亦其常耳，何以虛能作疼哉，蓋腎水一虛，則水不能生木，而肝木必剋脾土，水土相爭則氣必逆，故而作疼，治法必須以舒肝氣爲主，而益之以補腎之味，則水足而肝氣益舒，肝氣舒而逆氣自順，又何疼痛之有哉。方用調肝湯，山藥五錢炒阿膠三錢白麵炒當歸三錢酒洗白芍三錢酒炒山黃肉三錢蒸熟巴戟一錢鹽水浸甘草一錢 水煎服 此方平調肝氣，既能轉逆氣又善止鬱疼，經後之證，以此方調理最佳，不特治經後腹疼之證也。

經前腹痛吐血二十一

婦人有經未行之前，一二日忽然腹疼而吐血，人以爲火熱之極也，誰知是肝氣之逆乎，夫肝之性最急，宜順而不宜逆，順則氣安，逆則氣動，血隨氣爲行止，氣安則血安，氣動則血動，亦無怪其然也，或謂經逆在肝不在腎，何以隨血妄行，竟至從口上出也，是肝不藏血之故乎，抑腎不納氣而然乎，殊不知少陰之火急如

奔馬，得肝火直冲而上，其勢最捷反經，而爲血亦至便也，正不必肝不藏血，始成吐血之證。但此等吐血與各經之吐血有不同者，蓋各經之吐血，由內傷而成，經逆而吐血，乃內溢而激之使然也，其證有絕異而其氣逆則一也，治法似宜平肝以順氣，而不必益精以補腎矣，雖然經逆而吐血，雖不大損，夫血而反覆顛倒，未免大傷腎氣，必須於補腎之中用順氣之法，始爲得當，方用順經湯，當歸五錢酒洗大熟地五錢九蒸白芍二錢酒炒丹皮五錢白茯苓沙參黑芥穗各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吐血止，二劑而經順，十劑不再發，此方於補腎調經之中，而用引血歸經之品，是利血之法，實寓順氣之法也，肝不逆而腎氣自順，腎氣既順，又何經逆之有哉。

經水將來臍下先疼痛二十二

婦人有經水將來，三日五前而臍下作疼，狀如刀刺者，或寒熱交作，所下如黑豆汁，人莫不以爲血熱之極，誰知是下焦寒濕相爭之故乎，夫寒濕乃邪氣也，婦人有衝任之脈居於下焦，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血室，均喜正氣相通，最惡邪氣相犯，經水由二經而外出，而寒濕滿二經，而內亂兩相爭，而作疼痛，邪愈盛而正氣日衰，寒氣生濁，而下如豆汁之黑者，乃寒水之象也，治法利其濕，而溫其寒

，使衝無邪氣之亂，臍下自無疼痛之疾矣，方用溫臍化濕湯，白朮一兩土炒白茯苓三錢山藥五錢炒巴戟肉五錢鹽水浸扁豆三錢炒搗白果十枚搗碎建蓮子三十枚不去心水煎服。然必須經水前來前一日服之，四劑而邪氣去，經水調，兼可種子，此方君白芍以利腰臍之氣，用巴戟白果以通任脈，扁豆山藥蓮子以衛衝脈，所以寒濕掃除，而經水自調可受妊矣，倘疑腹疼爲熱疾，妄用寒涼，則衝任虛冷，血海變爲冰海，血室反成冰室，無論難於生育，而疼之止，安有日哉。

經水過多二十三

婦人有經水過多，行後復行，面色痿黃，身體倦怠，而困乏愈甚者，人以爲血熱有餘之故，誰知是血虛而然乎，夫血旺始經多，血虛當經縮，今曰血虛而反經多，是何言與，殊不知血歸於經，雖旺而經亦不多，血不歸經，雖衰而經亦不少，世之人見經水過多，謂是血之旺也，此治之所以多錯耳，倘經多果是血旺，自是健壯之體，須當一行即止，精力如常，何至一行後而再行，而困乏無力耶，惟經多是血之虛，故再行而不勝其困乏，血損精散骨中髓空，所以不能色華於面也，治法宜大補血，而引之歸經，又安有行後復行之病哉，方用加減四物湯，大熟地一兩九蒸白芍三錢酒炒當歸五錢酒洗川芎二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黑芥穗三錢山萸三錢蒸續

斷 甘草各一錢 水煎服 四劑而血歸經矣，十劑之後加人參三錢，再服十劑，下月行經適可而止矣，夫四物湯乃補血之神品，加白朮荊芥補中有利，加山萸續斷止中有行，加甘草以調和諸品，使之各得其宜，所以血足而歸經，歸經而血自靜矣。

經行洩水二十四

婦人有經未來之前，洩水三日而後行經者，人以爲血旺之故，誰知是脾氣之虛乎，夫脾統血，脾虛則不能攝血矣，且脾屬濕土，脾虛則土不實，土不實而濕更甚，所以經水將動，而脾先不固，脾經所統之血欲流注於血海，而濕氣乘之，所以先洩水，而後行經也，調經之法，不在先治其水，而在先治其血，抑不在先治其血，而在先補其氣，蓋氣旺而血自能生，抑氣旺而濕自能除，且氣旺而經自能調矣，方用健固湯，人參五錢 白茯苓三錢 白朮一兩 土炒巴戟五錢 鹽水浸薏苡仁三錢 炒水煎連服十劑，經前不洩水矣，此方補脾氣以固脾血，則血攝於氣之中，脾氣日盛，自能運化其濕，濕既化爲烏有，自然經水調和，又何至經前洩水哉。

經前大便下血二十五

婦人有行經之前一日，大便先出血者，人以爲血崩之證，誰知是經流於大腸乎，

夫大腸與行經之路各有分別，何以能入乎其中，不知胞胎之系上通心，而下通腎，心腎不交，則胞胎之血，兩無所歸，而心腎二經之氣不來照攝，聽其自便，所以血不走小腸，而走大腸也，治法若單止大腸之血，則愈止而愈多，若擊動三焦之氣，則更拂亂而不可止，蓋經水之妄行，原因心腎之不交，今不使水火之既濟，而徒治其胞胎，則胞胎之氣無所歸，而血安有歸經之日，故必大補其心與腎，使心腎之氣交，而胞胎之氣自不散，則大腸之血自不妄行，而經自順矣，方用順經兩安湯，

當歸五錢 酒洗白芍五錢 酒炒大熟地五錢 九蒸山萸肉二錢 蒸人參三錢 白朮五錢 土炒麥冬五錢 去心黑芥穗一錢 巴戟肉一錢 鹽水浸升麻四分 水煎服 三劑大腸血止，而經從前陰出矣，三劑經止，而兼可受姪矣，此方乃大補心肝腎三經之藥，全不去顧胞胎，而胞胎有所歸者，以心腎之氣交也，蓋心腎虛則其氣兩分，心腎足則其氣兩合，心與腎不離，而胞胎之氣聽命於二經之攝，又安有妄動之形哉，然則心腎不交，補心腎可也，又何必兼補夫肝木耶，不知肝乃腎之子，心之母也，補肝則肝氣往來於心腎之間，自然上引心，而下入於腎，下引腎而上入於心，不啻介紹之助也，此使心腎相交之，一大法門也，不特調經而然也，學者其深思諸。

年未老經水斷二十六

經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絕，有年未至七七而經水先斷者，人以爲血枯經閉也，誰知是心肝脾之氣鬱乎，使其血枯安能久延於人世，醫見其經水不行，妄謂之血枯耳，其實非血之枯，乃經之閉也，且經原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自腎中，是至陰之精，而有至陽之氣，故其色赤紅似血，而實非血，所以謂之天癸，世人以經爲血，此千古之誤，牢不可破，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而名曰經水乎，古昔聖賢創呼經水之名者，原以水出於腎，乃癸水之化，故以名之，無如世人沿襲而不深思其旨，皆以血視之，然則經水早斷，似乎腎水衰涸，吾以爲心肝脾氣之鬱者，蓋以腎水之生，原不由於心肝脾，而腎水之化，實有關於心肝脾使水位之下，無上氣以承之，則水濫滅火，腎氣不能化火位之下，無水氣以承之，則火炎鑠金，腎氣無所生本位之下，無金氣以承之，則木妄破土，腎氣無以成，倘心肝脾有一經之鬱，則其氣不能入於腎中，腎之氣即鬱，而不宣矣，況心肝脾俱鬱，即腎氣眞足而無虧，倘有茹而難吐之勢，矧腎氣本虛，又何能盈滿而化經水外洩耶，經曰，亢則害此之謂也，此經之所以閉塞，有似乎血枯，而實非血枯耳，治法必須散心肝脾之鬱，而大補其腎水，仍大補其心肝脾之氣，則精溢而經水自通矣

，方用益經湯，大熟地一兩九蒸白朮一兩土炒山藥五錢炒當歸五錢酒洗白芍三錢酒炒生棗仁三錢搗碎丹皮二錢沙參三錢柴胡一錢杜仲一錢炒黑人參二錢水煎連服八劑而經通矣，服三十劑而經不再閉，兼可受孕，此方心肝脾腎四經同治藥也，妙在補以通之，散以開之，倘徒補則鬱不開而生火，徒散則氣益衰而耗精，設或用攻堅之劑，辛熱之品，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身瘦不孕二十七

婦人有瘦怯身軀，久不孕育，一交男子即臥病終朝，人以爲氣虛之故，誰知是血虛之故乎，或謂血藏於肝，精涵於腎，交感乃洩腎之精，與血虛何與，殊不知肝氣不開，則精不能洩，腎精既洩，則肝氣亦不能舒，以腎爲肝之母，母既洩精，不能分潤以養其子，則木燥乏水，而火且暗動以鑠精，則腎愈虛矣，況瘦人多火，而又洩其精，則水益少，而火益熾，水雖制火，而腎精空乏，無力以濟成，火在水上之封所以倦怠而臥也，此等之婦，偏易動火，然此火因貪慾而出於肝木之中，又是虛燥之火，絕非真火也，且不交合則已交合，又偏易走洩，此陰虛火旺不能受孕，即偶爾受孕，必致逼乾男子之精，隨種而隨消者有之，治法必須大補腎水，經平肝木，水旺則血旺，血旺則火消，便成水在火上之卦，用養精種玉湯

，大熟地一兩九蒸當歸五錢酒洗白芍五錢酒炒山萸肉五錢蒸熟 水煎服 三月便可身健受孕，斷可種子，此方之用，不特補血，經純於填精，精滿則子宮易於攝精，血足則子宮易於容物，皆有子之道也，惟是貪慾者多，節慾者少，往往不驗，服此者，果能節慾三月，心靜神清，自無不孕之理，否則不過身體壯健而已，勿咎方之不靈也。

胸滿不思食不孕二十八

婦人有飲食少思，胸膈滿悶，終日倦怠思睡，一經房事，呻吟不已，人以為脾胃之氣虛也，誰知是腎氣不足乎，夫氣宜升騰，不宜消降，升騰於上焦，則脾胃易於分運，降陷於下焦，則脾胃難於運化，人乏水穀之養，則精神自爾倦怠脾胃之氣可升，而不可降也，明甚，然而脾胃之氣，雖充於脾胃之中，實生於兩腎之內，無腎中之水氣，則胃之氣不能騰，無腎中之火氣則脾之氣不能化，惟有腎之火二氣，而脾胃之氣，始能升騰而不降也，然則補脾胃之氣，可不急補腎中水火之氣乎，治法必以補腎氣為主，但補腎而不兼補脾胃之品，則腎之水火二氣，不能提於至陽之上也，方用并提湯，大熟地一兩九蒸巴戟一兩鹽水浸白朮一兩土炒人參五錢黃耆五錢生用山萸肉三錢蒸枸杞二錢柴胡五分水煎服 三月而腎氣大旺，再

服一月，未有不能受孕者，此方補氣之藥多於補精，似乎以補脾胃爲主矣，孰知脾胃健而生精自易，是補脾胃之氣與血，正所以補腎之精與水也，又益以補精之味，則陰氣自足，陽氣易升，自爾騰越於上焦矣，陽氣不下陷，則無非大地陽春，隨遇皆是化生之機，安有不受孕之理與。

下部冰冷不受孕三十九

婦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暖，交感之際，陰中絕無溫熱之氣，人以爲天分之薄也，誰知是胞胎寒之極乎，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陰之淵，不長魚龍，今胞胎既寒，何能受孕，雖男子鼓勇力戰，其精甚熱，直射於子宮之內，而寒冰之氣相逼亦不過茹之於暫，而不能不吐之於久也，夫猶是人也，此婦之胞胎何以寒涼至此，豈非天分之薄乎，非也，蓋胞胎居於心腎之間，上繫於心，而下繫於腎，胞胎之寒涼，乃心腎二火之衰微也，故治胞胎者，必須補心腎二火，而後可方用溫胞湯，白朮一兩土炒巴戟一兩鹽水浸人參三錢杜仲三錢炒黑兔絲子三錢酒浸炒山藥三錢炒芡實三錢炒肉桂三錢去粗皮研附子三分製補骨脂二錢鹽水炒水煎服 一月而胞胎熱，此方之妙，補心而即補腎，溫腎而即溫心，心腎之氣旺，則心腎之火自生，心腎之火生，則胞胎之寒自散，原因胞胎之寒，以至茹而即吐，而今胞胎

既熱矣，尙有施而不受者乎，若改湯爲丸，朝夕吞服，尤能攝精，斷不至有伯道無兒之歎也。

胸滿少食不孕三十

婦人有素性恬淡，飲食少則平和，多則難受，或作嘔洩，胸膈脹滿，久不受孕，人以爲賦稟之薄也，誰知是脾胃虛寒乎，夫脾胃之虛寒，原因心腎之虛寒耳，蓋胃土非心火不能生脾土，非腎火不能化心腎之火，衰則脾胃先生化之權，即不能消水穀以化精微矣，既不能化水穀之精微，自無津液以灌溉於胞胎之中，欲胞胎有溫暖之氣，以養胚胎必不可得，縱然受胎，而帶脈無力亦必墮落，此脾胃虛寒之咎，故無玉麟之毓也，治法可不急溫補其脾胃乎，然脾之母，原在腎之命門，胃之母原在心之包絡，欲溫補脾胃，必須補二經火，蓋母旺子必不弱，母熱子必不寒，此子病治母之義也，方用溫土毓麟湯，巴戟一兩去心酒浸覆盆子一兩酒浸蒸白朮五錢土炒人參三錢懷山藥五錢炒神麴一錢炒水煎服一月可以種子矣，此方之妙，溫補脾胃，而又兼補心包絡之火，命門與藥味不多，而四經並治，命門心包之火旺，則脾與胃無寒冷之虞，子母相顧一家和合，自然飲食多而善化，氣血旺而能任，帶脈有力不虞落胎，安有不玉麟之育哉。

少腹急迫不孕三十一

婦人有少腹之間，自覺有緊迫之狀，急而不舒，不能生育，此人人之所不識也，誰知是帶脈之拘急乎，夫帶脈繫於腰臍之間，宜弛而不可急，今帶脈之急者，由於腰臍之氣不利也，而腰臍之氣不利者，由於脾胃之氣不足也，脾胃氣虛，則腰臍之氣閉，腰臍之氣閉，則帶脈亦拘急，遂致牽動胞胎，精即直射於胞胎，胞胎亦暫能茹納，而力難負載，必不能免小產之虞，況人多不能節慾，安得保其不墮乎，此帶脈之急，所以不能生子也，治法宜寬其帶脈之急，而帶脈之急，不能遽寬也，宜利其腰臍之氣，而腰臍之氣，不能遽利也，必須大補其脾胃之氣與血，而腰臍可利，帶脈可寬，自不難於孕育矣，方用寬帶湯，白朮一兩土炒巴戟肉五錢酒浸補骨脂一錢鹽水炒人參三錢麥冬三錢去心杜仲三錢炒黑大熟地五錢酒蒸肉蓯蓉三錢洗淨白芍三錢酒炒當歸二錢酒洗五味子三分炒建蓮子二十粒不去心水煎服 四劑少腹無緊迫之狀，服一月即受胎，此方之妙，脾胃兩補，而又利腰臍之氣，自然帶脈寬舒，可以載物而勝任矣，或疑方中用白芍五味之酸收，不增帶脈之急，而反得帶脈之寬，殊不可解，豈知帶脈之急，由於氣血之虛，蓋血虛則縮而不伸，氣虛則攣而不達，用白芍之酸以平肝木，則肝不剋脾，用五味之酸以生腎水，則腎

能益帶，似相礙而實相濟也，何疑之有。

嫉妒不孕三十二

婦人有懷抱素惡，不能生子者，人以爲天心厭之也，誰知是肝氣鬱結乎，夫婦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脈流利而滑，脾脈舒徐而和，腎脈旺大而鼓指，始稱喜脈，未有三部脈鬱，而能生子者也，若三部脈鬱，肝氣必因之而更鬱，肝氣鬱，則心腎之脈，必致鬱之極而莫解，蓋子母相依，鬱必不喜，喜必不鬱也其學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剋脾土而致塞，脾土之氣塞，則腰臍之氣必不利，腰臍之氣不利，必不能通任脈而達帶脈，則帶脈之氣亦塞矣帶脈之氣既塞，則胞胎之門必閉，精即到門，亦不得其門而入矣，其奈之何哉，治法必解四經之鬱，以開胞胎之門則幾矣，方用開鬱種玉湯，白芍一兩酒炒香附三錢酒炒當歸五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丹皮三錢酒洗茯苓三錢去皮花粉二錢水煎服一月則鬱結之氣開，鬱開則無非喜氣之盈腹，而嫉妒之心亦可以一易，自然兩相合好，結胎於頃刻之間矣，此方之妙，解肝氣之鬱，宣脾氣之困，而心腎之氣亦因之俱舒，所以腰臍利，而任帶通達，不必啟胞胎之門，而胞胎自開，不特治嫉妒者也。

肥胖不孕三十三

婦人有身體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人以爲氣虛之故，誰知是濕盛之故乎，夫濕從下受，乃言外邪之濕也，而肥胖之濕，實非外邪，乃脾土之內病也，然脾土既病，不能分化水穀以養四肢，宜其身軀瘦弱，何以能肥胖乎，不知濕盛者多肥胖，肥胖者多氣虛，氣虛者多痰涎，外似健壯，而內實虛損也，內虛則氣必衰，氣衰則不能行水，而濕停於腸胃之間，不能化精，而化涎矣，夫脾本濕土，又因痰多愈加其濕，脾不能受熱必浸潤於胞胎，日積月累，則胞胎竟變爲汪洋之水窟矣，且肥胖之婦內肉必滿，遮隔子宮，不能受精，此必然之勢也況又加以水濕之盛，即男子甚健，陽精直達子宮，而其水勢滔滔泛濫可畏，亦遂化精成水矣，又何能成妊娠哉，治法必須以洩水化痰爲主，然徒洩水化痰，而不急補脾胃之氣，則陽氣不旺，濕痰可去，人先病矣，烏望其茹而不吐乎，方用加味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用柴胡甘草各一錢當歸三錢酒洗白朮一兩土炒升麻四分陳皮五分茯苓五錢半夏三錢製水煎服八劑痰涎盡消，再十劑水濕利子宮潤出，易於受精而成孕矣，其在於昔則如望洋觀海，而至於今，則是馬到成功也，快哉，此方之妙，妙在提脾氣而升於上，作雲作雨，則水濕反利於下行助胃氣而消於下，爲津爲液，則涎痰轉易於上化，不必用消化之品，以損其肥也。（婦科卷壹終）